



邹学校在辣椒田

仲夏,进入农大西门,高树侵云,红翠相间,卉木轩窗,好鸟时鸣。人车在树荫花影间穿行,潺潺顿消。

矗立在校园中间的,是“湖南农学院”的老校门。阳光穿越七十年的时光,泼洒在毛泽东主席的题字上。几十年间,来来往来的莘莘学子,他们的大学校园生活被时间隐藏起来,很多细节在逝水流年中渐渐变得模糊。

我仿佛看见一个16岁的矮小瘦弱的农村学子,从四十六年前的一张黑白照片里走出来。他肩上挑着的是父母借钱置办的一床被子、一个行李箱,他带着山村孩子第一次走进大学的忐忑与新奇,走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校门。

他是恢复高考以后,1978年农学院招收的第二届学生。他挑着简单的行李,打着量道路两边一排排的杉松、樟树、苦楝树,走进了新的学生时代。从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,晨餐朝晖,夕枕月辉,他不是教室、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书,就是泡在实验室、试验田研究一粒种子或一株苗。他还和老师同学们一起种下柳杉、玉兰、桂花等等。他与这些树木一起成长,毕业时由一个身高

一米四六的青涩小子,长成一个一米七的蔬菜研究者。在这座草木华滋的校园,不知是什么时候,他爱上了那些蔬菜种子。尤其是一粒淡黄色扁平的辣椒种子,在他心里生了根发了芽。从此,他与辣椒种子缘定终身。

沿着修业路往校园东北角驱车,一栋绿荫掩映的六层红楼,出现在眼前。这是园艺学院所在的第十一教学楼。一楼大厅,有一墙红的、绿的辣椒图片与文字,呈现着这栋普通教学楼里非凡的荣耀。中国唯一的“辣椒院士”邹学校与他的研究团队的科研成果:分别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。

在这里,“辣椒院士”的照片与四十六年前的16岁学子重叠了。他从这个校园出发,归来已是工程院院士、国家顶尖科学家。2018年底,他回到起点,担任母校的校长,他的身后是一支中国最大的辣椒研究团队,团队成员有40多人。他要在那些像他当年忐忑迈进校园的学子心中,播撒一粒粒科研的种子,用一只火红、火辣的辣椒,点燃一双双青春的眼眸。

辣椒,在湖南富有重要的文化意义。湖南人

# 无辣不欢

□奉荣梅

无辣不欢,从清代开始就爱吃辣椒,也以辣椒强悍、坚韧的劲头来研究辣椒。记得四年前的秋日,“辣椒院士”在农大校园里,给我科普明代辣椒从南美洲传入中国后这四五百多年的历史,以及与湖湘文化的渊源。一只小小的辣椒,夹杂着科研与历史文化,将辣味深深渗透到湘菜与湖湘文化、湖湘精神之中。

邹院士给学生授课的地点很特别,除了教室和实验室,有时是在苗圃中,有时是在菜市场、田间地头食堂的餐桌上——把科研论文写在大地上。记不清无数个说走就走的日子,一接到椒农遭遇病害、寒潮的电话,邹学校就连夜坐火车转汽车赶往椒农的辣椒田救急。

春夏夏风,秋日冬雪,邹学校率辣椒研究团队,踏遍苍山泱水,走过许多田间小路,见识过各个辣椒品种,结识了各地椒农。他们心中装着的是辣椒科研的蓝海,最热衷的是收集南水北山的辣椒种子。辣椒团队每到一个地方,首先逛菜市场,发现新特品种,眼睛就放光。他们买下辣椒,就像“买椟还珠”一样,不是为了做一道香辣的辣椒炒肉,而只为获取几粒小小的辣椒种子。

四十年前,戴雄泽也追随着邹学校的脚步,踏进了“湖南农学院”的老校门。他1982年入校就读蔬菜学专业,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,毕业后成为学长邹学校的同事,成为辣椒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。第十一教学楼六楼戴雄泽的办公室里,有一个塞满了辣椒种子样本的抽屉。他出行时的标配,是包里要携带种子样品袋,袋子里珍藏着他从天南海北收集的辣椒种子。这些种子袋,记录了他近两年三年的足迹所至。

六楼是个回型办公楼,排着十几个实验室。这些实验室的灯光,经常通宵闪亮,一群群博士、硕士研究生,轮班在这里与一粒粒辣椒种子对话,像一个个魔术师,将试管试剂变幻出不同的色彩图案,演绎着他们的青春梦想。这一粒小小的种子,开启了一个个学子探寻蔬菜世界的神秘

大门,引领着他们认知一粒种子引起的蝴蝶效应……

在一个实验室门口的墙面上,张贴着一张张色彩绚丽的摄影作品,都是各种蔬菜的花朵和果实图片。我看见一朵白晃晃的辣椒花,是那么惊艳、可爱,像忽闪的一只深邃神秘的大眼睛,诱惑着学子去探寻它的奥秘。在金属窗框上,我又发现红线吊着的几十个网兜特别亮眼。透过网兜,可以辨识里面是各色各样的蔬菜种子,有红红绿绿的标签,其中有几袋辣椒种子。网兜在阳光的照射下,特别有艺术感,也寄托着这些年轻学子一个个美好、浪漫的梦想。种子网兜与那些照片,将这样严肃的实验室,装点得时尚、活泼起来。

有两个女生头挨着头在仪器旁观察着,她们是刚入校两天的研究生,脸庞带着稚气,眼睛充满新奇与兴奋。她俩介绍自己来自农村,从小就跟着父母在辣椒地玩,最爱吃辣椒炒肉,当自己能够亲见一粒小小的种子长出嫩芽、结出尖尖的玲珑辣椒时觉得很有趣,特别是在显微镜下观看辣椒种子,更觉得神奇。

我仿佛穿越到四五十年前,邹学校在这些实验室里,暗暗立下了“为农育种最好的品种”的目标;特别在1983年考上了农学系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研究生时,他在某个显微镜旁确定了将来的研究方向——在辣椒育种研究领域开创一番事业。他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农科院辣椒课题组,成为我国最早的辣椒育种参与者,从此一直在辣椒地里一身汗水一脚泥地前行。如今,辣椒成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、卖得最多的蔬菜,邹学校院士与他的辣椒研究团队功不可没,他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辣椒大王”。

辣椒育种研究,与其他农业科学研究一样,必然要从实验室走向试验田。在农大校园西门南侧,有一片白晃晃的大棚,那是辣椒基地。36个半圆形塑料大棚整齐地排开,不同的棚子里做着不同的试验。各种形态的辣椒静静生长,有邹

盛夏黄昏,三通桥上人潮涌动。桥上,人们迎着余晖相互拍照;桥下,人们挨坐于舟中游览。铺桥的青石条古老,散发着久经风雨后的光泽。河两岸,木式古建或白墙黛瓦,恰如旧时风景,似乎传来风铃叮当之声。只有两岸榕树,一律强壮浓绿,多年不变。

我独行,孤立于桥上,静静看那夕阳光辉,落在河中成碎金。三通桥头,尚书庙前,几棵榕树俨然已是红色。人们将愿景写在红色签条上,在庙里拜过后,挂在树梢上。红色签条缀满枝丫,层层叠叠飘飘荡荡,愿自由,愿平安,愿得一人心,白首不相离。香火袅袅,俗世的爱与痛不息。

三通桥的另一头,是一家闽味餐厅,有甜滋滋黏糊糊的荔枝肉。过了餐厅,是一家客栈,一家日落而散卖酒的咖啡馆。再过去,便是鹿森书店。

一座二层青砖小楼在岸边而立,门口挂着一大牌“福建省示范实体店”,可谓书店数百年苦心经营的体现。还有另一藏在绿植中的标语“林深时见鹿,梦醒时见你”,一看就知道是开店的早期放的。书店中,有整面墙的博物馆、艺术馆系列书籍,有精巧洁白的大理石头像,有专业咖啡馆的宽大吧台,有黑白线条交织的地砖,有阔大的落地窗,还有一头鹿,收藏在二楼的茶室里。

二楼的这间茶室,来过多少贵宾啊。讲名著的文学教授,写“青春史三部曲”的学者小说家,在山上画画的诗人,都曾驾临此处,不吝地向人们分享其探得的文学奥妙;徒步环游世界的不老少年,热爱摄影的考古学者,痴迷于创意T恤设计的前资深主笔,对比圆明园与巴黎圣母院的古典建筑师……从远方归来的人们,带回的不仅是诗,更是各种生活的可能。还有最美书店行探访团,投来的则是同行赞赏的目光。

贵宾谈笑风生、来来去去,茶叶不停更换,武夷岩茶、漳平水仙、福州茉莉,一泡换过一泡,一杯接着一杯,唯有泡茶的人不变。多年来,是朋友

# 相逢何处

□陈美者

何鹏一直在坚持。

2017年春节过后,上下杭街区站着许多戴安全帽的工人,路面上是新翻出来的土。鹿森书店的这栋青砖小楼也随之在河岸边升起。之后,鹿森出现在光禄坊、朱紫坊、万象里、武夷山崇阳溪边,差点还开到厦门。何鹏有个特点,喜欢把店开在水边,建筑设计好看,餐品也好吃。如果只是开咖啡馆或时尚餐厅的话,或许他需要承担的经营风险并不大,甚至可以赚很多钱。可他偏偏喜欢开书店。

何鹏约见我也在鹿森书店二楼的茶室里。我不算贵宾,但也蹭过鹿森书店的场——当年我新书出版,来这里做过分享会。我有张分享会的合影,就挂在书房,时不时读书写作累了就瞄一眼,发会儿呆。一测,几年过去,我还没写出第二本书;二测,有位穿得花团锦簇的花枝太太,站在合影的一角,脸上漾满笑意。好几位朋友,包括如今甚少见面的都在。他们都为我站过台。真是叫人唏嘘,才四五年而已?那时,我们怎么那么年轻!

这一次见面,是因为我有采访鹿森书店的任务。何鹏有事,迟到,我就在茶室里凝望那一头鹿。我喜欢鹿。谁又不喜欢鹿呢?这头精雕细琢的鹿,还是金鹿,沉甸甸的金,静立在陆润庠的“读书乐”牌匾边。稍后,迈着大步伐、吱吱一下推开门,语速飞快地跟我道歉又跟店员点餐后的何鹏,终于坐在了泡茶的席上。

我把采访提纲摆在茶桌上,却因这过于正式的动作而略显局促,于是开始东拉西扯。

“我之前还在鹿森书店写了一个小说哦。真希望鹿森书店可以像巴黎塞纳河边的咖啡馆那样,角落坐着的看上去籍籍无名的人,却是厉害的小说家、诗人、画家啊。就算当时没有成名,后来却有作品留世。”我傻傻地说道。但我没告诉何鹏的是,这个小说我其实写失败了,焦急得小腿都瘦了一圈。

何鹏很有礼貌地感谢我后,又自叹说,作为一个开书店的人,好久没有静坐在店中看一本书。每天都很忙,手上好几个店,其实是用其他店来养活鹿森书店。在那些餐厅用餐的人们,可能没想到,他们同时还关照到一家书店。

不过,接下来,我依然没法按事先拟好的采访提纲提问,或许是因为我俩太熟了。当时,在给书店写标语时,承蒙何鹏信任,我们商量,定为“品味阅读与品质生活推动者”。何鹏每天想很多事,见很多人,不停地接电话,语速快,步伐还大。他像个忙碌的家长,要去外面世界赚钱,好回来养活书店这个孩子。而我则开始像个来串门的远房亲戚,径自热心地聊起书店的书籍陈列。

“我觉得‘品味阅读’这块可以做得更好,要摆作家全集和完整系列,马尔克斯、奈保尔、卡佛的全集必须有,这简直是盛宴啊。还可以每月荐书,亚里士多德《诗学》、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、弗洛伊德《文明及其不满》、奥尔巴赫《摹仿论》、基拉尔《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》……”提到这些

书时,我自以为不傻了,甚至不普通,可惜何鹏正在接一个重要电话,不晓得他有没有听进去。

我终于向何鹏提了采访提纲中的一个问题:“作为鹿森书店的主理人,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?”

“最大的感受啊”,何鹏讲完电话,又在低头回复短信,他的手指在飞速移动,口中慢悠悠答道,“就是,开书店得先生存下来。”

我爆发出一阵大笑,“好吧,贴这么多年钱,你可算明白过来了。”

何鹏也笑,大概他刚好也处理完手上紧急的工作。他开始吃东西,开始泡茶,开始讲故事,讲年轻时的理想如何热烈,讲开书店的幸福与艰辛,讲一头鹿伸长脖子去吃高处的树叶。我望着眼前的何鹏,看到的却是几年前安泰河畔初见的画面。那时他更清瘦些,穿白衬衫,携家人,站在花枝太太的鹿森店门口,脸上的笑容,怎么说呢,就像白衬衫一样干净。现在,他的面容也谈不上多大变化,但似乎很难看到当时那种表情。那时他真的好开心,书店刚开不久。

“你真的想好了?”何鹏说要开书店时,有位朋友反复问。

起初,何鹏用很卑微的姿态守护他的书店。直到有一天,朋友帮他花枝太太请到书店来。她到的那天,书店在办活动,人头攒动。花枝太太穿着绣满精致花朵的长裙,逛了书店的一楼,再逛了书店的二楼,笑咪咪的,买了三本书,没说一句话就走了。

第二天打来电话:“何鹏呀,我家里有一头鹿,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,陪伴了我好久。我把它送给你,放在你那里会很美。”

鹿很快就送来了,同时到来的,还有陆润庠的“读书乐”牌匾。

何鹏说到这里,就停住了。良久,我们都没说一句话。花枝太太喜欢叫大家的名字,“何鹏呀”“美者呀”……她讲话的那个“呀”字,她的精美长裙,她笑

起来的两个梨洞,就是让人怎么也忘不掉呀。

后来,何鹏还讲了其他故事。我惊讶于他讲故事的能力,会讲小说家喜欢的细节。对他而言,有些故事,也只适合对小说家讲。他说,有个朋友,6岁时被自己亲生父母送去学杂技。学杂技要练功,举顶、倒立,倒立到手臂都变形。前空翻、后空翻、100个前空翻、100个后空翻……师父严厉,一边大声喊“快点快点再快点”,一边将握紧的鞭子不断甩来。所以,那小孩不论动作多快,永远都会有鞭子落在他身上。布满紫色淤青的小胳膊小腿,就那样每天不停地翻跟头,好像要一直翻到世界的尽头。

我心里一阵惊颤,只得努力掩饰,将眼睛转向桌上的那头鹿,想起何塞·阿雷奥拉关于鹿的句子:“它在高处寻找别人在地面就能找到的东西。它最终还是得时不时弯下身子喝普通的水,所以不得不练习反向的杂技技巧。”最后,我说道:“人,真的好孤独。幸好,文学艺术理解人类,连通每个孤岛一样的人。我想,这也是书店存在的真正价值。”假如没有书店,那么多怀有深情的师徒,花枝太太、何鹏、我、我们,该相逢于何处呢?

采访,或叙旧,到此就结束了。我告别何鹏,却没有马上离去。我又走回三通桥,再次站在桥上,看茫茫夜色中的尚书庙、闽味餐厅、客栈,以及鹿森书店。游客已散去,挂过许愿签的人眼眸中带着光亮而返,店铺半拉下门帘,“鹿森书店”的招牌在浓郁的榕树丛中发着清淡的光。只有河中流水,还在潺潺而动,是对大海不分昼夜的奔赴。沈从文曾自言要建一座希腊小庙,永远在奔跑翻腾的何鹏和他来来去去的小伙伴们,是否也在努力造一座神奇的岛?这座岛上,供奉着很珍贵的鹿。这一刻,说不清是什么,总之是一种巨大的壮阔的东西突然填满我的心间,让我感觉不再那么孤独。我仿佛从此看清了自己的归宿,并与许许多多的人命运相连。



福州三通桥

手记